

老舍父子二三画事

史宁

中国美术馆2015年初得到了一批老舍和夫人胡絮青私人收藏的书画作品，其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久，颇受人瞩目。像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画作就有好几幅。

《梅花》和《山水》两幅纸本水墨都可算上乘之作，而最具特色的还要数那幅《孤崖清话图》。画中绘二古人立在一座孤崖上谈天说地，画左有黄慎自己题诗：“十年牛马各奔驰，笑杀钱刀市上儿。今日相逢广陵道，梅花塚畔索题诗。”黄慎的两位友人绘和长生此步他的原韵也各自在画上各题诗一首。一为“流光西注水东驰，造化真成一小儿。难得梅花与良友，相逢同作大家诗。”另一首为“利欲驱人似马驰，不如归去学痴儿。山中共享余年乐，坐对寒梅赋好诗。”意趣相近，格调清丽。

1958年此画传入老舍手中，他竟忍不住也依原韵在画上和诗一首：“跃进真如天马驰，乘风好女好男儿。狂吟何必夸高士，举国工农会写诗。”末一句中的“农”字在以往各处的说明介绍中均写作“装”，不确。老舍下笔的农字应为麓，是农的异体字，极易与装字混淆。工装如何写诗？似解释不通，唯有工农才更合理。和诗往往在步韵之余有新诗境，老舍诗相比前作格调殊异，兴味稍逊。那是一场全国范围“村村有李白，人人会写诗”的新民歌运动背景下的应景之作。题画诗尽管与画境相远，但老舍本人似乎乐在其中。题画者彼此相隔二百年之遥，后人还能如此继承前人题画传统已属不易。在同一幅画纸上遥相呼应，尽管其诗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弊，总算是一桩雅事。老舍在所藏晚清画家姜筠一幅圆形小幅山水册页空白处也有题字：“树围茅屋外，花落雨声中。舍”这几句画评简洁精当，也颇有古风。老舍五十年代的藏画境界明显提升，从单纯的集藏，转而增加了与画家互动品评，令画作也多了几许动人颜色。

老舍的不少雅好都带出京城旧旗人的遗风，养花、看戏、藏画，其中的韵事多到数不过来。单以藏画来说，在北京重新安居后老舍除了频繁流连于琉璃厂荣宝斋以外，最常去要数东单和平画店。

1951年齐白石弟子许麟庐听从师兄李苦禅的提议，在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一家画店，齐白石亲自题匾“和平画店”，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主营齐白石画作的文物商店。画店除了卖画，也成了当时学界文艺界名人交流聚会的场合。郭沫若、徐悲鸿、张伯驹、李苦禅、启功、黄苗子、郁风、黄永玉、张君秋、洪深都是那里的常客，一时名流荟萃。

老舍的丹柿小院距和平画店很近，隔三五差来此光顾，不单自己来还常偕妻子女儿一同前往。一进门总不外看画喝茶聊天，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百无禁忌。某日，画店二层的客人正聚集一处观赏一幅齐白石新画的扇面，一边评鉴一边传阅。此时只见众人身后蓦然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扇面，伴随老舍特有的男中音甩出一句“这幅扇面是我的喽！”便揣入怀里。老舍惯常具有这种捡漏的功夫，而类似半路截杀的做派也属于老北京人之间常见的“熟不讲礼”。他的不少书画正是靠着这种机变成功搜猎。

老舍同书画界的同仁熟络得宛如家人一般，自然也有十分“讲礼”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许多老画家普遍生活困难。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建立，传统国画原有的创作思想在新社会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大家都抢着看革命画展，传统国画都没了市场。中山公园展览齐白石的画，几尺长的中堂，标价40万元人民币(旧币)还无人问津。这批人多年来以卖画为生，没有单位和薪水，时下传统画作卖不出去，反映新时代的作品又一时拿不出来。这种情形下，老舍用各种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他常以个人名义在三节两寿用信封装点钱登门慰问，并且时常购买他们的画，还总不忘给他们“揽差事”。听说天安门城楼要装修，门楼上作装饰的宫灯隔扇都要重新粉饰一新。后来老舍就通过努力把这个差事给揽了下来，解了一大批老画家的燃眉之急。不久由老舍倡议由北京市文联出资成立了从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和北京中国画社，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画家们的窘困。

丰富胡同19号丹柿小院的北屋西



《梦幻小城》舒乙绘

墙是老舍集中展示藏画的地方，一面墙可以同时容纳三四幅卷轴。面积不大但胜在常换常新。西耳房卧室兼书房的西墙上，老舍专门找人建了一面壁橱，不仅用作书柜，更多还是存积自己历年收藏的书画作品。老舍家客厅西墙的画换得很勤，墙根处一口放画轴的瓷缸与一柄画叉，有时专门等朋友做客时调换，顺便品赏。整座小院的花香茶香加上琳琅书画衬得满室清芬。

有一次冯至到老舍家看到一幅齐白石的花鸟画出神，刚要开口欲托老舍向白石老人求画，话说一半不巧被别的人和事岔开了，冯至也就未再补充。没想到几个月后，老舍来北大办完事特地到冯至家送画。冯至展开画卷，一看齐白石画的匏瓜甲虫。老舍不忘介绍白石老人作画时他正在案边，等老人画完正待题款九十岁白石，老舍趁势向老人夸赞了几句冯至的品行，老爷子心情大好又提笔在匏瓜上加了一只红色小虫。这一笔点睛不简单，令此画价值倍增。冯至大喜过望，将这幅老舍装裱好的画视若奇珍。

戏剧家吴祖光最早也住在东单的西

观音寺胡同，因新风霞的关系集藏了一大批齐白石的画作。五十年代末吴祖光在“反右”时被迫远走北大荒，家中生计日渐艰难，新风霞无奈之下只得将他多年收藏的一批齐白石画作变卖。几年后吴祖光回京在街头偶遇老舍，被他一把握住邀至家中。老舍取出一幅画交给吴祖光，原来正是当年被变卖掉的一幅齐白石的玉兰花。老舍在画店无意看到此画，见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名字就买下来等有朝一日物归原主。吴祖光想要问问价钱，老舍摆摆手然后向他致歉，自己没能力把这批失散的画全买回来归还，不得已只好存一漏万了。这桩被广为传诵的赎画逸事恰好最能体现老舍身上的旗人侠义之风。

老舍的藏画逸闻颇多，其画每每蕴藉着难以剥离的亲情、友情和文化之情。以画会友的风气往往立于单纯的蒐集之上，只有彼此精神层面打通之后才有愈加真挚深厚的文化往来。这是老舍藏画与一般人藏画、老舍立身行事与他人的迥异之处。

老舍家的藏画经老舍和妻子胡絮青



老舍题黄慎《孤崖清话图》

由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导演的《乱点鸳鸯谱》(The Misfits)是玛丽莲·梦露生平完成拍摄的最后部电影。她在银幕上饰演的罗斯琳(Roslyn)是玛丽莲自身的写照。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女主角的情感经历和她一直以来的切身体会也很相似。这位刚刚离婚的金发美女和她太像了，男人们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看懂她。玛丽莲的丈夫，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创作这一角色作为送给她的礼物。他给予她这样一个伟大的角色，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可以让全世界看到另一个玛丽莲·梦露，一个伟大的女演员，而不是一个傻白甜的金发美女。

玛丽莲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既可以给评论界留下深刻印象，又可以展示自己的能力。1955年，在纽约的演员工作室，玛丽莲·梦露遇见了培训过整整一代演员的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一天，李·斯特拉斯伯格对她说，她就是为莎士比亚的戏剧而生的。这句话让她非常感动，因为，恰好她阅读了莎翁的所有作品；在她的眼中，他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编剧。她可以扮演麦克白夫人或乔特鲁德，抑或是朱丽叶？如果需要，她可以长年累月地排练，她会全身心投入，会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她会获得奥斯卡提名并轻松捧得奖杯。她需要的只是“练好基本功”，曾经饰演过亨利五世、哈姆雷特和查理三世的当红明星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曾这样对她说过。她和他曾经一同出现在《王子与舞女》的电影海报上。他允诺，如果哪一天她感觉自己准备好了，就会帮助她。她朗诵了一段《麦克白》来向她展示，等待她的是怎样的未来。她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句子：“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笨拙的伶

译文

最后的玛丽莲·梦露

[法]劳拉·埃尔·马基、皮埃尔·格里耶/文 黄荭/译

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一语道尽人生。”他总结道，然后笑了。

听到这些台词后，玛丽莲潸然泪下。这既是快乐的泪水，也是悲伤的泪水；快乐，是因为她还有那么美妙的东西要去学习；悲伤——还带有一些矛盾——是因为莎士比亚把她一直以来对于生活的看法写了出来，这些台词让她有种被莎士比亚理解的奇妙感觉。这种感受，玛丽莲曾无数次尝试把它写在本子上，但她总觉得做不到。一直以来，玛丽莲都想捕捉脑中的思绪，好好看看这些想法究竟是什么模样。玛丽莲这么做只是为了她自己，并没有想过日后人们会读到这些内容。她思考了又去，去了又来的爱情，她的童年和梦想，一切她不想忘记的事情。她写作是为了把脑子里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有时候，百感交集，快乐和焦虑掺杂在一起，她也就不懂自己的所思所想了。

于是，玛丽莲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摆脱这样的轮回，并害怕别人对她的看法是对的：情绪不稳定、渴望性爱、惧怕孤独、偏执又精神分裂。世界上的精神病专家们会对他们作出的诊断十分骄傲，有的人甚至以此来推测玛丽莲的内心世界。然而，这些词掩盖了她一直以来最

两人的共同经营已蔚为大观，如何继承和发挥这批海量文化财富的价值成了摆在老舍子女面前的一大课题。是藏诸名山抑或泽被世人，舒乙和姐妹商议之下决意将书画捐赠出去。他说：“把自己最好的作品赠送给要好的朋友，是大艺术家优良传统做法，毫无商业利益的考虑，是文人纯洁高尚友谊的纽带，是彼此爱戴和寻找知音的途径，是真情实意的直接表达，是人间情谊的最高象征和最终凝固。”最后经过商定，家中藏画按四个方向流转：

一是将绝大多数书画捐给国家。第一批捐给中国作家协会，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捐给中国美术馆。二是公开拍卖其中一小部分，所得款项分别捐给老舍文艺基金会、中国老舍研究会和五座老舍纪念馆，用于推动老舍研究事业。三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老舍胡絮青藏画展，将此前分批捐献的书画精品做一次整体的展出。四是出版五卷本《老舍胡絮青藏画集》，使这批书画能永久供人们欣赏赏鉴。

有人曾问图书馆的种种灾难，在水、火、偷盗之后又加上一项藏书家，认为许多藏书家将珍善本私藏高阁，普通人再也无缘一见，不啻为一种罪过。反观舒乙与三位姐妹的善行壮举非常人可为。

不知是否因父母的关系，舒乙在花甲之龄自己拿起画笔醉心丹青。他一没拜师二没经专业训练，完全无师自通，自成一派。此前舒乙举办的历次画展我都无缘一睹，最近一次近距离看他的画竟然是不久前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去逝一周年专门举办的纪念画展。开幕式上来了许多生前故友，观画品评中多有赞颂舒乙为人慨然仗义之辞。他热心、善良，人们都以结识他为荣，因为他够朋友。谁有困难他必定出手相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乐意一本正经地管闲事”，大有乃父遗风。

画展总共展出了舒乙46幅代表画作，色彩浓烈情感丰沛，亦中亦西毫无拘束。斯人虽逝，但画如其心，透过展厅内一张张照片图案和色彩背后仍能隐隐地感受到一缕京城旧旗人的侠义风范与名门气度。

关于读书的方法论，历来各有说法，实际上因人而异，只能择其大端，难以形成笃论。比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有一句关于读书的名言，或当初二三言明了者，因后人种种附会意反有所晦塞，至今仍存不同解读。先看原话：“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这话的焦点或曰产生歧义之处，便是“不求甚解”四字，因为“好读书”对于读书人而言不抱疑义。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指一种专注的状态，想必许多人也有此体会，惟“不求甚解”容易产生认知的偏差。有人把它解读为领会读书要旨，不必抠字斟句穷究其理的意思。南宋大儒陆九渊似乎也同意此说法：“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诸葛孔明好像也是此说的践行者，其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同读书时，他们三人务求精熟决逮，独诸葛葛亮“观其大略”即止。然我们从历史文本中，更多发现的还是渔洋山人(清神韵诗派创始人王士禛，世称王渔洋)那样的苦读派。他官至刑部尚书，一般人求见不易，但经人指点知其每月初一、十五和二十五日必于慈仁寺书摊淘书的嗜好，一试果然应验。王渔洋是怎么读书的呢？其每读一书，必深究其得失、版本、真伪、字句、作者、源流诸要素，还要加以批注和评语。积数十年之功，竟有五六百部之多。故于未老之年，即平生把一双眼睛看坏。很显然，他也不会同意读书“不求甚解”的。

还有古人把买书、求书或访书中的甘苦，称为“八道六难”，具体不作细述，其中一难即指向人求书。何谓“求书”？就是借书回家手抄，宋人《春渚纪闻》有言“古人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书皆用之耳”，以借还互为探访，以酒醴作为手信，生把借书这件事搞出风雅的眉目来。倘须限时归还，则借书人必争分夺秒、挑灯夜“抄”以不误还期。试想，面对得之不易字字照录的抄本，能不发愤苦读吗？这样的寒门学子，也断然不会认同“不求甚解”的。于是，便出现了“铁锥刺股”、“凿壁偷光”、“悬梁结发”、“囊萤夜读”这般励志的佳事。特别是清乾嘉学派那批批驳治学、详考甄辨以至目昏沉的训诂考据大师们，都属“好读书”且务求“甚解”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目下对于“不求甚解”的解读可能跑偏了原意。陶渊明所指在于于体悟文章的精义而非咬文嚼字。这个“求”字应作“寻”解而非“要求”解，即不以“甚解”作为“好读书”的目的。五柳先生也不屑以功利为目的而“好读书”，所以才能享受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真趣。这么说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不失为一种既增长知识又能自娱自乐的闲读方式。他们未必像学者专家那样，为了做学问而十分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及无证不信式的辨析技能，而纯把读书当作一种闲暇时的消遣。前几日我途经一书吧，进去转了转，见不少人在书架下晃悠，这也翻翻那也翻翻，很难专注于某一本，以为恰好勾勒出当今些许的读书生态。毕竟，对于早已走出校园且一身背负的成年人而言，即便想深入读它几本书，也很难静下心来，更无力承担高昂的时间成本。

大多数的读书，处于基础阅读、凭兴趣浏览和互联网式速食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阅读，才能进入系统阅读、主题阅读和深入阅读的层面。以治学论，学有所专、思而能精，且入深为学人上乘之境。元李冶曰“学有三：积

读书的方法论

喻军

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清朱彝尊认为“世安有过目一字不遗者耶？”看来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之类的话不足采信，好记性总是不如烂笔头。这就不能不讲读书的方法，所以清人搞了很多种强记之法，无非札录、分类、复诵、背诵、连诵直至滚瓜烂熟。倘无间寒暑，坚持个三五载，倒也可能腹笥自富。

不过这样的阅读，固然令人敬慕，却不能以此涵盖所有的阅读。于今而言，对于泛泛而读、粗略而读，甚至仅是“书皮报题”随手翻翻式的阅读，个人以为还是不能轻视。毕竟，人生不是以学术为业或以文化为生，在纷纭冗杂的社会生态中，能建立起这一最基本的阅读习惯已属不易。而且阅读的方式也变得日新月异，电子信息储存技术的运用，开辟了更多的阅读途径。通过检索，使得读者很便捷地进入海量的无纸文字仓库，繁多的书籍样式更令人应接不暇。这或许指向了阅读的未来，但一书在手的质感和充实，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年人而言，尚属难以改变的习惯。倘非此，便难以体味阅读的自在。所谓“沙汀孤鹜般凝神观书”(胡适写钱锺书语)，作为记忆中的阅读图像，似乎早已定格在大脑的皮层。

如此说来，世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的阅读方法，一为浏览式阅读，只求了知梗概大意，遇不解或碍碍处大可扫眼略之，未必求什么甚解。陆九渊读书诗云：“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二为精思熟读，更兼博闻旁稽，以求渊博，既更有据。同样是陆九渊，且在同一首诗中又云：“读书切戒太慌忙，涵咏功夫兴味长。”矛盾吗？不矛盾，可作“一体两面”解也！前者或能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中获取无形收益、长期效应；后者则以学问的精进及某些专业领域剔肤骨、探幽得珠为旨归。在我看来，此二者虽然读书程度不同，然于心得神会处，似皆能通达陶潜所言“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境。

模样，这让她受不了。但人们又无法逃离沙漠：它让你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同时它也会把你困住。远处，罗斯琳就像一个燃烧的跳动的点。她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让她能说出一直以来憋在心里的话。“你们这些刽子手！杀人犯！骗子！我讨厌你们！”她不确定泪水和距离是否淹没了她的声音。但她一直在大喊大叫，重复着同一句话：“你们所有人都是骗子！我讨厌你们！杀人犯！”吉多一下被子被伤了自尊：“疯子！她疯了！”盖伊和佩尔塞没有回应他们。他们知道，或许她是对的。

想象一下，拍摄结束，玛丽莲从这一幕抽离时有过的那几秒眩晕感，角色拿捏得非常到位，前所未有的。不过这一幕，可不是拍戏。玛丽莲后来说那几分钟让她崩溃，也许是因为她的情感不是演出来的。她终于知道如何运用李·斯特拉斯伯格教的表演技巧：要想演得好，就得演得真。崩溃也是因为感到阿瑟·米勒太了解自己了——他本打算为她写一个她演艺生涯最重要的角色，但出于爱也出于疏忽，一不小心却写成了她的人生。玛丽莲想逃脱一切办法去了解自己，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真实的自我：一个不合群的人。不仅怪异，还无处安身。因此，她崩溃是因为真相，因为这是她一直暗中追寻的东西，因为她认为这是一种解脱。但在这之后，还有什么活头呢？

远处，有人喊她去拍下一个镜头。一阵微风袭来，她灼热的肌肤凉快了些。玛丽莲在沙漠中走着……

本文选自《不被理解的玫瑰——十一位女性的率性人生》([法]劳拉·埃尔·马基、皮埃尔·格里耶著 黄荭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经出版方同意，由译者交予“笔会”首发。

